

周蓮伯手鈔本
陳者梅了齋書題

尊香席遺文

禮耕堂雜說



古文二種計若干第枋秋室施北研兩先生所著也兩先生居郡之南得銀書郡叙安二科應試去去此騷爾界之分也刑先生雅材好結不屑一為文似之學阮雲臺相國督學刑浙時嘗亟賞之顧皆以法生終枋先生且嘗改鳴呼啼矣枋先生所著書已刻者有秋室詩錄西湖秋柳詞及此文未刻者有騷爾室文讀十三篇近此中有刻書騷爾室史去所傳乃不全之幸因易名曰騷爾史并取先生談語割裂附入亦後年文也妄心也施先生所著書已刻者有文遺山詩法金源札記未刻者金源謀真詩及此文係同是汪天汾城所撰友人之私心書有寫本奉從借錄并錄枋先生文合為訂之錄生

之晚不獲見而先生先師楊拙園先生與西先生之交也故
坊不夫楊先生於湖以子施先生於重源事皆如力教育家
珍枋先生懶示可也^善是心沙存光解以道去亦以編存嘗
具書窺豹斑之也^善是乙巳十月廿七日陰下弟伯周營
酒波於維揚案館十三號



哭周蓮伯孝廉

涼烟淒斷白蘋洲者舊滄桑幾輩留當世勲名誰第一闔門節
義自干秣道書零落山靈護好友情懷水逝流何處一杯酌
黃土風滿雨黯不勝愁

蓮伯先生手鈔証看序選又私耕堂叢說二種得諸菱湖破
書堆中大是奇緣先生勤著述在重園中猶故^二校書不輟
回月中自在城花急之林知事不可為嘆曰我輩死期至矣
遂出所著書說文經字攷校正北堂書鈔諸種授予併入
前藏之書置之學官今不知尚存與否是冊用幸謹
嚴不苟屠卷之餘令人起敬是為記并以哭先生詩錄於

卷端壬戌七夕後二日石上布衣丁白好題

久拋經史困烽塵事到臨危正策伸絕口不譚為
局事捐軀無愧讀書人鹿車隨逝同完義雁
陣分馳獨愴神一載黃垆常共慨夜甚
知至令相親時許虛生師

因治琴堂友人贈予為梅
林人陳孤致識

尊香廡遺文目錄

管仲樂毅論

石柱攷

書凌孝女事

游大小玲瓏山記

書宋槧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後

記嚴久能收藏宋刊鶴山魏氏儀禮要義

沈簡討傳

芝英石記

與家拙園弟書

紀孔孟文事

書黃石齋夫人蔡氏玉卿孝經墨迹卷子後



題河渭閒集後蔡六王卿奉獻墨五卷于

久批任

局

英子

詩類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書宋樂林

純香廬遺文目錄終

尊香廬遺文

歸安論楊鳳苞傅九

管仲樂毅論

世之稱伯才者曰管樂謂其才之相亞也然論者多優管而劣

樂鄙竊以為管劣而樂優後人徒泥孔子之所論春秋內外傳

之所記羣以謂管子之書之所言猶有三代王者之遺殊不知

皆仲之詭辭及後之偽託也何以徵之迹其反顏事仇大節已

虧百行瓦裂以視召忽曾不得比于人數其後日不能去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也又何足責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又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

張國乃滅止居然儒者氣象竊謂斯言也決非仲之所能也蓋

殷周賢哲之遺言仲竊之以粉飾其輔相之功以晚蓋其不死

之罪故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無非以詭道行之夫苟能孚信于諸侯又焉多其盟誓為邪毅之為燕復仇也假節于魏以聘燕燕昭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以為亞卿其進身之始正矣彼請囚而熏沐者已卑污無足道及燕昭問伐齊之事對以與趙及楚韓魏四國共攻之破齊必矣迨舉臨淄辭四國之兵獨留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報怨雪恥推萬乘之強收八百歲之儲所謂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者也而其施為要不出始對昭王數語古之人輔其君子進對之初具有成算始衷終皆舉之其素所蘊蓄然也讀其報燕王書于君臣進退之義無媿聖賢之行比諸經營數十年亟亟于盟會眇乎小矣且仲脫堂阜四時能必桓公之委任不疑乎能必成尊內攘外之業乎然則仲之才遠不及毅明矣故曰管劣而樂優或曰信如子

言孔子論仲稱其仁又有微管之歎然則孔子非與曰否憲問一篇說者皆指為齊論齊人競夸耀仲功假設孔門問答語以張大之魯論必無此議論不然子嘗譏其器小斥其不儉不知禮何為自相矛盾若是況又曾西所不為孟子所不願而謂孔子有是言乎

石柱攷

石柱攷

顏魯公守吳興日記郡之山川陵墓廟宅苑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金鐘大書勒諸石柱樹杼山宋初字已剝蝕孫莘老移而置之墨妙亭越六百餘歲并殘闕之文字亦復不存今僅傳者賴有宋次道所編魯公集也記不著歲月年譜亦失載未知作于何時鄭氏元慶箋釋云唐要要烏程縣大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新陞望公記烏程注云舊緊今望則十二年二月以後所

作也。案年譜是年四月公膺內召八月為刑部尚書斯時公應召克期解官猶留心郡事如此記所載陵墓古蹟有不可盡信者如吳大帝陵在江寧上元縣東北蔣山八里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慈墓在江西奉新縣南鄉十都地名感古吳蕩寇將軍程普墓在江西瑞昌縣安泰鄉桂林橋西南晉侍中羅含墓在湖廣耒陽縣南四十里此皆地志與史傳吻合無可致疑者。鳩茲城在丹陽蕪湖縣東北杜氏春秋左氏傳注明甚不知魯公何緣記之又如帝顓頊冢則仍吳興續圖經之謠吳景帝陵鈕皇后陵晉黃門侍郎潘尼墓之類都無確據亦屬傳疑鄭氏箋釋辨之綦詳矣。唐設縣五而記遺德清武康二邑當日必有之次道編輯時殘闕耳近秀水朱氏為作補記再按記又名吳興地記見談鑰嘉泰志而宋雕顏集亦有作吳興地記者惜乎

搨本久佚宋以後儲藏金石家莫有錄及者其題額究未審孰是蓋不可得而攷矣

書凌孝女事

孝女凌氏者故明大理寺卿忠介公某世從孫女也父某早逝事母張至孝歲在旃蒙張病疹孝女省視嘗藥夜不假寐者半月及張歿之日疾已殆不能鑿踊強起奔喪次而孺子泣醫者僉謂心傷不可為越九日遂卒年二十有二于是鄰里戚懿競稱之余聞之肅然曰當世縉紳之士執親喪而飲酒而食肉嬉笑無異平時衣鮮衣出游都市後房吹笙弄琴童妓女裸戲于繡幕間見者恬不為怪其又甚者則黃緣起復無金革之變而墨經視事泯焉無復有人心者皆是也彼凌氏一弱女纖兒耳至不忍偷食息以自全蓋天性也又可以見忠介之家法乃或

者執滅性踰禮繩孝女詩不云乎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吾
意蓼莪之詩人必非僅託諸言也設後此竟以哀毀死其不見
斥于聖人決矣毀而危身豈禮之訾哉余里有沈氏某宦閩之
疾官愛小胥范貴攜以偕婦某子服未練夜開宴召優伶給事
貴臥牀不應流涕曰貴死矣主人之喪在堂而燕樂乎又閩人
王大槐者與范同隸于沈以哭母嘔血數升死斯二人者亦不
可謂不達于禮也昔歐陽文忠傳長樂老書李氏斷臂事以媿
之余編香二青衣燻孝女後以告世之號為知禮之王公貴人
者嗚呼士大夫被服儒者曾女子謙從之不若夫非盡人之子
與不仁之極也遂至于斯與

游大小玲瓏山記

弁山之峯七十有二雲屯浪涌繞郡之北郭西距長城北臨具
區其中層崖秀嶂分霄刺天良多清崇峻茂之趣然未有若大
小玲瓏二山之奇特山距臨湖門二十里而近輯權抵石林宋
葉少蘊之故居也舊有怡雲庵涵空橋今皆圯玉澗一泓瑩然
湛澈迤東有洞呀然于亂石中大玲瓏之西洞也嵌空窈澗不
可入飛泉瀉磴上琤縱焉跳珠漱玉迸散于石罅閒伏流在其
底分注下澗更東行至歸雲洞張謙中題篆漫漶不復辨識杜
牧之葛曾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暨少蘊題名亦無存繼入
洞戶隨進隨折兩壁石益奇火鈴射處目矚魂悸或如劍莖或
如弩張或如蟻狄攫人或如蹲猊或如怪蛟盤拏于雲市行數
十武竇愈小僂身而進少選曠如也又如行空中足底逢逢有
聲微聞暗泉幽修語前互大澗砥而渡巨石橫塞折而東路漸
高羸旋而上不能窮其止境遂下循舊路而出昔人云洞天有

七如蜂房各自開戶牖而回環可以互通惜挾其奧者鮮矣下山遵東麓行三里許則小玲瓏山在焉范石湖驂鸞錄謂小玲瓏晚出而加勝而周公謹吳興園林記以錢唐之南屏及靈隱擬大玲瓏竊意移以品小玲瓏為尤允范詩云一邨乃中虛洞穴四無礙卻略巖岫杳黝蚪石狀怪雕鏤具百巧畫圖窘千態可謂善狀奇景者洞有石巷後山兩厓峭立上互石梁裊裊干雲雖天台不啻也厓前叢桂蔭泉泉音泠然花時濃馨四山飄墮金雪游者蹋香而行亦一佳勝范詩又云玲瓏豈見小孰能為之大石湖有語即吾語耳奚煩異其詞為爰作記而槩之牘

業

書宋槩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後

王

一

左氏春秋傳昭公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此杜氏元本也其誤衍末字而字則

自岳氏相臺書塾雕本始說者遂疑古有生而賜謚之禮矣嚴子久能得宋槩集解殘本于吳門書肆與何學士焯所見之本正同既自為之跋以正岳氏本之謬復屬錢子廣伯跋之兩君之論可謂明辨以哲矣而又能又以屬予予何容更置一喙無已試綜理以斷之一為引伸可乎春秋之世列國卿士大夫之往來辭命與夫君臣相告相謀之語恆援先王之經訓以折衷其是非謚法元公之所制也天子之所頒也既葬議謚之典章東遷以來未之有改也使當時果有生而賜謚之非法衛之臣豈無引經而爭于朝者乎衛之士豈無執禮而議于私者乎又左氏之衡論往往假君子以發端雖事之至微者咸有褒貶也而于二百四十二年中創見之事反無微文之刺乎且大夫之得謚議于下而命于上其大較也故左氏自此之外無有持書

某君賜某大夫謚者臧僖伯之卒命葬之加一等矣羽父請無
駭之氏與族命之為展氏矣而賜謚均莫書也則以其常也審
是則此特書衛侯賜也其未死賜謚之疑實與而非也本傳下
云衛侯告甯于齊上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同月中事而預敘
後事于二者之間不得不冠以衛侯也以明著其終言之故否
則均屬一時之事順敘而下何必一則曰衛侯再則曰衛侯不
幾于辭繁不殺乎兩者焉可矣然則古無生謚之條不待旁引
曲證徵諸本文而自明注中未字之為羨文雖微宋本予猶將
斷以理而刪之而況有是刻之足據又何疑哉
玉同記嚴久能收藏宋刊鶴山魏氏儀禮要義自題之兩卷
宋魏文靖公撰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世無完本乾隆三十
七年六月詔搜遺籍吾浙天一閣范氏二老閣鄭氏耕花齋吳

氏諸家以周易尚書儀禮三種寫本進 呈始著錄于 四

庫書目 天子親灑 宸翰標題周易卷首以 寵嘉

藏弃者余友嚴久能元照潛心雒閩之學嘗謂先聖遺緒寓諸
遺經宋儒論誤窮理尤遠故遇昔賢經說雖斷簡零編珍如拱
璧所收藏于通志堂經解外又得十數家錢唐汪氏有宋槧儀
禮要義久能捐白金十鎰購得之喜劇出以示余紙墨完好惟
末卷闕一翻卷第二十六分上下卷計為卷五十有一文靖以
學者苦儀禮難讀刪掇鄭注賈疏綱舉目張以為讀注疏者之
門徑攷其稱引又可以證故明監本及汲古閣本之謬真希世
之寶也余每恨科舉之制行羣溺于功利因陋就寡赴速邀時
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及其擬魏科據高位并百翻兔園
冊子亦委之如遺士大夫至不能舉十四經之名又安知有所

謂經義者哉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亭
林顧先生已慨息之至于今無惑乎宋元之經解日就湮沒矣
久能窮居荒江老屋中不求聞達著書自娛方草創補正朱氏
經義攷日夜鈔纂羣書增其未備又將開雕芳椒堂續經解以
繼崑山徐氏後要義一編暨舊藏元刊臨江張氏春秋集傳樂
清錢氏詩話日本雕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物觀等補遺諸
書擬並彙入經解中俾窮經之士得取資焉夫表章前哲貽惠
來學吾徒之任也久能慎毋中怠後此搜訪日益廣則補正日
益多要義之得始基之矣抑余不特為習科舉之學者針砭也
即今之號為通經者局守一家之說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
可乎而後生小子孺漆見聞日趨淺鄙不知伊于何底也則經
解之續經義之補其得已哉其得已哉

東坡集沈簡討傳

簡討名榮字仁叔一字塵外本姓嚴歸安石家人廣信知府正
邦之孫也正邦初官太常博士時烏程沈尚書演與兄文灌讀
書京邸因請業焉演既貴感師恩簡討生未彌月乞為假予以
云報也近詩兼逸集云簡討演之外孫韓遠簡討長而才具揮
霍志節矯然汲古好學于書無所不窺敝衣破帽垢膩不澣濯
對客捫虱而談偶及史冊中某人某事雖與篇隱帙皆能詳其
始末詩文數千言揮豪立就有古大家風頗以匡濟自負著義
俠聲一時名士皆與之游注名復社不以演兄弟黨閹鄙之尚
書富甲江左及卒兄子榮嗣而居簡討于上林崇禎之末國勢
傾危慨息任事之無人作浙三大功臣詩以見志三大功臣者
劉王兩文成及于忠肅也自以世臣之家思為勤王之舉散財

結客劍俠奇才坐上常滿當是時四方豪傑之士無不知有上林沈石墩者簡討有別墅在化石墩人因以石墩呼之事垂集而北都之變聞不一年南都又破四方義師麻列皆其舊識往來黃蜚吳易軍中為之運籌而韓繹祖費宏璣恢復郡城簡討亦佐之魯王監國于東江傾家輸饟遂貧監國遙授翰林院簡討蔡之子重熙授御史銳欲上而大兵已下越中魯藩遜迹海外居數年去監國號簡討雖竭力資之而鄧林之望燔矣無何李元旦侍御史之獄起辭連二沈執至江寧忼慨對簿曰五世相韓之痛夙所盟心事皆有之何必問重熙先斃獄中己亥三月簡討死于西市臨刑口授絕命辭神色不變始簡討恨未從王誓以沈冥終賦懷隱詩其序略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巢許之流未易窺測也若夫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或庶幾焉亦足以絕塵霧而翔千仞矣顧所遇不同生死否泰亦各殊途要知避世無悶有志潛龍者近是又曰或問子始夷齊曷不終以壘山曰謝不得以隱終所遇與首陽異矣故詩不及焉蓋以自喻也而卒不免于難君子傷之

李元旦如皋人侍郎之椿子也魯監國時官御史時入中土為間諜而之椿避亂遠游寓家嘉興吳錫祖許因吳移寓湖州施鵬舉之烏山及仁叔之化石墩元旦常往來二家之間有謝庭蘭者嬖童也與元旦嬖妾通李覺而毒殺其妾庭蘭跳身京師鬻于內府為銀工製杯竿之屬鏤刻極精皇帝愛之得召見一日侍宴上臨觴而嘆庭蘭乘機伏陳曰諺云惟食忘憂上何憂之深也上曰非余所知也庭蘭曰仰窺者內聖意得非以海中餘孽未平

乎臣江南人習知海寇事皆內地人為之響應四方聯絡故
粹未能下耳即臣所知者揚州有前禮部侍郎李之椿同子
元旦出沒海上齎劄斂饗有某某等皆授偽職此其一也事
下所司執之椿至江甯入見總督郎廷佐曰身為前朝大臣
國亡應死久矣兒子受國厚恩死亦恨晚若其所言不足信
遂默不一語下獄七日不食死與元旦同戮者四十八人皆
庭蘭所舉發也祖錫遜入洪承疇幕中以免魯藩授鵬舉工
部主事亦幸而得脫其僕之力也

芝英石記

奇石之見于載記者陳隋以上華林之奇疆臨春之三品瓦官
之紫雲寥宋數事而已蓋好之者歎也厥後搜巖穴岫剔翠曳
烟竭人力而輦致之都邑量其小大以美林園几席之觀若奇

章贊皇輩好事代興宣和花石之役山匠都出吳興吳興諸山
皆瀕具區所謂湖石者為天下冠而弁山之石嵌空礪塊尤為
奇秀故由唐宋而來詞人纂述體制大備而賦之而贊之而銘
之而記之而序之而箋之而譜之或詠而歌之取之秀特者什
九取之瑞應者什一耳歸君鎔鈞新築愛日之廬于舊宅之北
隅以為奉親之所于市廛老屋中得湖石一高二尺許厥狀類
芝名之曰芝英樹之廬東而屬余記之余攷楚詞多言香艸而
芝獨見遺九歌采三秀兮山閨王注三秀即芝秀者英也郭注
爾雅芝一歲三花故為瑞艸劉氏釋名石者山之體也九如之
頌譬以山者過半今君以芝英名茲石殆即以祝親之壽乎非
僅為杖屨婆娑物也其與他人之癖不亦異哉昔吳人朱孟辨
得三奇石其一曰玉芝朶王叔明為作圖而銘之宋文憲繼作

後銘然不為祥徵徒侈恢偉歸太僕秦國公石記云此石旋轉
作人舞類韎師所率之舞又云于劉尚書宅得一石形如大旆
迎風獵獵仿佛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圍單于驃騎
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集中又有太行二石西山四石諸銘其
曰置一几開分山東西太行崔巍混沌古色不過形石之奇巧
亦何異世之好事者流歸君太僕之族裔也世美承志之堂思
子之亭頌脊之軒今猶存焉乎否乎庭中諸石今尚無恙乎否
乎君試訪之設得其一二焉以配茲石世守勿失可為石頌矣
嘉慶改元六月晦日秋室楊鳳苞謨記

與家拙園弟書

北硯歸知弟近學易喜甚慰甚自明以來言易者率本陳邵義
圖文畫茫然如墮雲霧反嗤漢唐羣儒為未精粹以弟穎悟必

能尋求圖畫之光無煩以摒擋探天根躡月窟一切之淺易以
相告也蒙年來于學豪無所得惟悟文能宗經乃為可貴竊嘗
以唐花自警矣冬月之藝唐花者置之密室中攤以硫黃沃以
溫湯薰以涼敵扇以微風轉瞬聞戢戢然辨萼怒發紛紅駭綠
觀者目眩謂奪化工之巧矣然不旬日花漸萎葉漸零并根萎
亦已衰腐也今之為詞章而急于求名者何異于是弟方溫經
恐有以務末舍本之說以阻進修者用敢以鄙愚之所自警相
質弟以為然否惟留意焉近日閱胡李二志竊嘆遺聞放失文
獻無徵欲假湖錄中經籍金石二攷以廣見聞此書知弟極珍
重不輕示人望破格慨借一閱以半月為期即當奉還決不食
言毋使有放翁荊州之感則幸甚餘俟續宣不備附呈身與
長孟文紀孔孟文事

孔孟文者字元章父為瘍醫名衿海不知何許人與湖州郡城西門外郁大和者友善遂寓居焉衿海死孟文為僧于長興弁山之土穀祠往來諸山寨中游說於時魏雪竇為東門令史凌祥宇贊塔聯絡山海思得一當與思谿錢纘曾允武為密友以故孟文得交于二人後孟文盜劫一僧舍事敗二人皆薄之孟文昵一沙彌貌姣好祠之鄰近有貢生潘龍基見而悅之會孟文犯淫戒遂發其事于官知長興縣事業文鳳責逐出境外乃挂搭于龍華寺為堂頭元素位下知客改名雪林一日龍基至寺孟文哀之不聽復揭其短于元素於是不容于叢林遂徧于交游乞助資裝允武雪竇以其屢敗檢也予之稍薄孟文嘆焉遁至温州得海中倡義者確耗并內地通海者出入徑路遂假稱是海中大帥某某皆出麾某某麾下又偽造一冊云儲特屯某

島士卒營某嶼戰艦泊某寨因與眾有隙脫身來投誠是時章皇帝初晏駕顧命四大臣秉政鎮江將軍劉某在鎮數年無寸功方奉嚴旨戒飭思立一奇功以自結于四大臣孟文服僧服去衿袖作馬上衣狀投劉標下劉問狀孟文言海外之難平皆因內地之人運糧饋資軍裝為之接應耳內聞去外寇可立破也劉喜即疏題驛召孟文至京師陛見賜弓刀裘馬寵遇甚隆當初首告時尚圖訛詐故對其名以錢允武為錢雲五魏雪竇為魏西斗潘龍基為潘倫吉浙撫以無其人覆部時順治十八年辛丑夏也而錢魏不知省未及行賂于孟文越半載遂易真名注明地址行鎮浙將軍柯奎密拏矣是年十二月將軍發旗下披甲五百人掩至魏錢已先逸去僅執龍基赴杭允武跳身至晟舍閔氏留一宿閔兄弟俱連坐瘐死于獄又至南

得朱少師文肅之孫某許遂被執朱亦坐絞雪竇遁之山陰祁
氏為邏者縛去三家俱籍沒妻子流徙次年壬寅康熙改元之
二月錢魏潘三人皆被慘法死于杭祥宇坐絞復株繫佾允武
之族人佾人亦論死右據潘居貞菊梅日記及無名氏湖城大
獄記二書述其大略如此

按謝山謂孟文自延平來以蠟書首告乃襲溫晒園南疆逸
下史之譌又謂事在癸卯則更謬甚又祁六公子墓碣銘則云
壬寅首告而竹垞貞毅先生墓表云二人坐慘法死在壬寅
而六月朔亦皆非也蓋發難于辛丑夏結案于壬寅春耳嘉慶
八年癸亥二月十五日西圖老人記于東城里小谷口寓舍
是日老人五十初度之辰也

書士平書黃石齋夫人蔡氏玉卿孝經墨迹卷子後

漳浦黃公殉難于陪京在順治丙戌三月七日事聞唐藩贈文

明伯謚忠烈行朝錄于乙酉九月書公出師書學濂按此又書

公正命蓋終言之非係于乙酉也庚寅公伯子始以喪歸其門

人無錫侯鼎鉉主之見蔡夫人與侯生書中書見梁越六年閩

大饑公三子伯仲皆為人啗僅少子存天之報施善人何酷耶

時夫人已前卒矣然則書此卷時其在乙未前丙戌後也始公

授命日有嘉定武彪者年十六殺人亡命是日適過白門聞市

決人訊之知為黃公慨然曰吾不能救公生當送公死然功令

嚴收叛人屍罪不赦乃置酒召其徒數十人飲酒半咋曰爾輩

壯士欲得死所乎眾愕然請命告以竊屍事皆曰諾復市故衣

日就暮從行刑處負公屍裹故衣中潛出郭門令諸壯士更番

舁之行二百里遲明達丹陽覓舟置屍裹與眾會食肆中苟一

人形容沮喪疑而詰之且曰我任俠者能為汝畫其人曰君果任俠我乃漳浦黃閣部僕也閣部被難欲往偵消息言未畢武大聲曰須還汝閣部拉入舟指屍裹曰是乃所謂黃閣部也汝將安置之僕曰往錫山從門下士可得葬處武曰慎為之泣捧屍前而去所云門下士即鼎鉉也夫人書法之善錢少詹辛楣言之詳矣余無以益也武彪事野史方志皆不載牽連附書于此嘉慶十五年冬日歸安楊鳳苞識

題河渭閒集後

河渭閒集選十卷歸安錢价人膽百謨慈谿魏耕白衣為之序嘉慶甲戌戴比部金溪得之吳山書肆不知膽百出處介許武步周生以問余為據舊聞疏其大略以復之其後金溪以贈嚴子久能嚴又贈奚子虛白兩君愛素好古不欲使作者湮沒無

聞屬余敘其行事顛末于冊首按瞻百居歸安思溪兵部武選郎中鎮之曾孫巡撫山東僉都御史士完之孫吏部文選郎中沅愨之子錢氏世居烏程之陽泰里遷思谿自武選始瞻百家世華膺少工文詞與同產弟三人並以詩名斤斤守唐法稱同調者族人纘曾允武及白衣厲公也性傲不畏彊禦通復社聲氣好結納傾囊倒篋不之吝而自奉儉甚敝冠破履一青布袍衣之數十年不易明季數試于布政司不遇山國初郡人立學社推為領袖與吳瞿大雅爭長雄至訟之大府弟子著錄甚多嚴我斯徐倬兩侍郎為之冠婦安知縣吳之榮者貪而狠時比之國狗之瘼以贓敗遇赦出獄豔瞻百富厚誣以屢年賦稅已所代納而桐喝之錢亦訴之上官方相持不下而是時允武白衣通書于延平為孔孟文首告之榮因構于將軍柯奎謂其累

世顯宦家富不訾連絡山海妄思噬燼瞻百主謀而二人特為之奔走耳瞻百語多不屈遂坐慘法死于杭時康熙壬寅二月也籍其家例中分罪人貲產給首告人之榮得其家之半以去妻子徙邊弟虞仲方叔丹季皆長流竄古塔三人之戍所與張坦公姚琢之吳漢槎錢德維為七子之會見秋菴集漢槎寄顧梁汾書曰茗中三錢才筆特妙不意大者有山陽之痛而小者復為濮陽之匿則方叔丹季嘗逃歸矣今其詳不可得而聞吾郡自上林之沈南潯之莊思谿之錢屢陷于法因之遺臣佚老之行蹤莫有為之載筆者桑海見聞半埽脫落余竭力搜訪不過千百之一二耳集中紀年至己亥止是刻成未幾而被禍故流傳絕少同岑集錄瞻百詩有此編所不載者補錄于後近有誤吳興詩話者謂僉都官文選郎則以予之官移之父謬矣又謂虞仲父驕縱為莊氏史紫株連吏部東林遺老鼎革後灌園石隱而卒未聞驕縱史紫事發在壬寅之秋錢氏家門已滅抑更謬矣粉榆舊事信口妄談恐誤後生據為掌故附辨于此丙子四月西圖老人鳳苞記

禮耕堂叢說目錄

宋音說

中離置離說

禮射說

國語新疏說

伯霸說

操摻燥慘說

伽藍記字說

鹽豔說

大唐郊祀錄說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金史版刻說



金石圖商父癸鬲說

周鬲說 金文

周王制劍說 金文

金石圖磚文說 闕

漢晉磚文說

吳天璽磚說

晉永平磚說

晉永嘉二磚文說

晉磚說

又 雜置

龍簡文說

甌州宣光銅印說

甌州南宋趙氏墓碣說

京兆府學碑記說

舊鈔本敬齋古今註說

玉田詞說

又

又

汲古寫本澄水集說

繡谷寫本淳南集說

欵乃說

元兩劉郁說

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四十二章經說

小蓬萊石棊局說

董本西廂記說六甲

天所隨彌結

蘇合蘇本說南棊結

六古真本說水棊結

文天平詳說

文天平詳說

五田備結

蘇合蘇本說南棊結

蘇合蘇本說南棊結

蘇合蘇本說南棊結

禮耕堂叢說目錄終

禮耕堂叢說

烏程 施國祚 非熊

宋音說

詩譜商頌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

不錄之王者之後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客之義紫

此則宋無詩無詩則何以有音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明以宋

音並列三國孔疏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事一而別音好濫非

己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己妻妾宴安而已其說殊曲攷諸左

氏載孔父妻美華父督奪之桓公子鮑美襄夫人助之文十芮

司徒女美平公嬖之懷二公羊載閔公矜此婦人桓十疏殆取

此以為燕女解乎第春秋時燕溺如是者靡國不然甯獨一宋

又見衛聲多淫字疑行見記乃云趨數煩志義亦未當竊意經

文宋字為衛字之謚衛字為魏字之謚陸氏釋文無解何以言

之蓋詩小序本子夏所作沈重說魏風序葛屨刺褊碩鼠刺斂與

經義趨數義合可為確證若衛音燕溺與鄭音好濫等更何俟

疏家之曲辯哉再稽宋國亦有詩樂商頌十二篇正考父自周

取歸以備祀事者戴公時舞桑林平公以享晉侯者襄賦新宮元

公以享叔孫婁者昭十然而桓夫人河廣一篇入之衛風共姬

之貞襄三春秋屢書迄無歌詠伯姬引七言四句為并不能與

衛柏舟鄭風雨並傳至如華元目腹犀兕之譏宣十子罕澤

哲邑黔之美刺襄十似近風詩斯又薛綜所言不足錄者且皆

與燕女無涉然則宋真無音矣

中離置離說

儀禮大射儀司射命曰中離維網揚觸相復鄭注離過也獵也

以中離為虛義維網為實物又注或曰維當為絹絹網耳鄭反

不取乃與下句變文竊有未安攷諸大戴禮虞戴德篇曰置離

抗大侯知此離字與中離義合經文離字多作麗字解惟中庸

身不離大射文曰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以狸步每舉足者止

視遠近為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馬鄉射記云侯道大侯

九十虎參七十侯干五十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

干不及地武經文但辨三侯之高下注疏並不詳三侯之遠近

据此侯道在堂下廣庭之中大侯在南最遠參在中干在北為

近相去各二十步古尺九丈二寸今又中間空處即所謂離也又

大射正以矢行告公下曰留上曰揚學濂按元本無兩左右曰

方亦有防天子之矢或墜于兩廿步中之意即所謂中離也中

當讀如字與下文維網揚觸相復等文並列四事同為不同爾
學濂按句再攷諸所射之弓矢儀禮及禮記射義皆無明文惟疑有誤
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澤共射楛質之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第弓有等差矢制未見疏云鄭氏以六弓四
矢參差不相司弓矢又曰恆矢庫矢用諸散射注云恆矢安居
之矢疏云散射即大射賓射燕射等可知天子大射用王弓弧
弓及恆矢矣夫王弧強弓也恆矢弱矢也非強弓不能及九十
步古大五十四丈今尺三十步之遠侯諸侯用唐弓大夫夾
次弱弱矢即禮射不尚貫革之義強弱相濟自可超兩離而至
予鵠此司射所示中離之意古大戴是篇盧辯注佚孔驛軒補
注乃云離耦也作王射六耦解然据王大射前三日置侯未有
先立耦者此離字當屬命量人量三侯相去兩二十步之離是

實地也故在抗大侯文上且與大射文合不必作虛義解
禮射說

周官天子禮射王弓弧弓諸侯唐弓大弓大夫夾弓庾弓士弊
弓此六弓之制見于司弓矢人二職甚詳矢制有八而弩居
其半惟枉殺矰恆為弓所用矢人并無矰恆庠三矢之制大抵
禮射發的取中質耳無事貫革且止矢弗更無會計故司弓矢
云恆矢庠矢用諸散射注疏遂指為大射賓射燕射等則自天
子至士豈非率用恆矢乎雖詩行葦云四矰如樹儀禮既夕云
矰矢一束此不過燕樂之文慎終之禮非實物也蓋射以觀德
祇取進退周旋升降揖讓比于禮騶虞狸首采芡采蘋比于樂
自然中鵠貫革云乎哉猗嗟詩趨踰儀成舞筵等句可見又射則貫方毛傳貫中也鄭箋習也無貫革
義集故穀梁昭八年蒐紅傳云天子與眾習射于射宮射而中
傳非

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詩車攻此鄭于

鄉射記主皮下引書傳亦云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可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如此且攷古者世子生射人

取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內則及射義兩載之鄭氏僅云

本太古也疏因申質素之意不知桑木也力強蓬艸也力弱是

周官六弓恆矢之義與桃弧棘矢不同且于始生時先以禮射

詔之非即穀梁之貴仁義乎鄭注未免不具至疏家又云蓬為

禦亂之艸桑為衆木之本於義何取耶尤為嚮壁虛造已

國語新疏說與董壽羣

蒙示大著國語周語上中二卷新疏訓詁精援引博可與邵氏

爾雅疏王氏廣雅疏並列為參且可度越尊先世所製尚書大

傳識小編而上之允乎不朽之作也此書少日亦曾校讀稍附

鄙說其開約得數篇久為好友取去今止記犬戎章茂正其德

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解云性情性也按數語乃

本禹謨三事義當作性生也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杜讀

作生高誘注呂覽本生篇生性也白虎通情性篇性喪服四制

戴禮三本篇性之本也荀子史記皆作生惟左氏昭八年傳莫

保其性杜注命也非亦可此係注誤又降莘章王曰其誰受之

對曰在統土王曰然則何為韋解云何為在統按下文逢福貪

禍之吝并据然則語氣當作在統何為此係刊誤二說僭識格

上至韋序中率附就商數則不過以翦裁詳略之處小參末議

耳外如北門章免胄而下辨無拜字似當先取左傳呂覽等文

而以尊說終之竊謂拜有等差擡字亦有拜義豈必稽首始稱

拜耶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注又魯朝章方上銳下韋氏無解

補疏甚核然柳州之非辨亦須備引以駁正之再攷補音序云

取官司所藏十五六本以宋緘大體為詳諸本固不可得而自
元明以迄國朝亦當有十餘刻外如古微書五行大義等書
其文體大略相近皆宜博采以附證之凡此悉不揣之瞽言不
知有合尊聽否若夫共和千畝鄭南之疏義三川命圭請隧之
訂文自非宿學宏材安能精當至此行止息息未敢贊詞略見
一斑可徵全豹他日錄成後即空仿水周林刻拓以蜜香紙萬
番傳示當世正所謂左氏孤行杜氏孤行董氏亦孤行也

伯霸說

伯以氏者仲叔季也以爵者公侯子男也以官者牧伯也其上
公為王官伯齊太公見鄭志荅張逸語單成公見昭十一年左
傳緣當時有氏王伯者故加官字以別之嘯堂集古錄云其次以侯為
伯者周語宣王命魯孝公于夷宮詩衛風序旄邛責衛伯也此

當指平桓詩譜定為又次以伯為伯者曹風下泉之邠伯大雅
宣公孔疏駁之是也崧高之申伯並見鄭箋皆佐伯也此東周以前事至春秋時周
官八命九命僅行于畿內不能行于侯國左氏成二年齊國佐
曰五伯之霸也杜注夏伯昆吾商伯韋大彭顧豕韋周伯齊桓晉文
服虔應劭案昆吾大彭豕韋在夏商皆為伯官齊桓之加等晉
說並同文之策命皆有伯官之功故亦稱為伯是伯也非霸也孟子曰
五霸者指東周以後言趙注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宋襄是霸也
非伯也以昆吾大彭豕韋為霸則無文以秦繆楚莊宋襄為伯
則非官惟桓文則有伯功而雜以霸術者故可渾而稱之且伯
上仍加以官猶見尊王之義霸下若係以王益見無君之心漢
書二表師古注及白虎通並存二說不辨伯霸之不同非也宋
泰山孫氏五霸為伯之說亦非惟厚齋王氏以霸為伯云者近

是是東西周之升降也大業王官伯又見陳宣帝紀

書二操操慘慘說不難能備之不同非也

說文有操無慘隸書破操為慘音義本同議郎元賓碑有殊慘

字桓譚新論微子箕子慘字可證適曹魏有避諱之令與隸寫

正合且諱不多年後人故少有傳忘者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

陽慘過蹠蹈而前慘字元即操字宋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慘

寫漁陽曲而自注七紺反與古歌詞邊城晏聞漁陽慘黃塵蕭

蕭白日暗之句操義尚存音則非矣後世俗本更謔慘為參慘

字張隲文士傳云七廿反是擊鼓法徐鉉云七鑿反三過鼓也

音義全失遂迷句讀若後漢書注賢談苑楊氏素雜記黃朝漁

隱叢話胡能改齋漫錄曾吳等書皆疑過字連上連下之讀且因

俗刻謔過為槌說益支離迄無定解不知慘本操字當絕句過

之一字自為句如詩緇衣散予又改為弱冠儀禮喪之祭方曲

母嫁從左傳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穀梁隱九年南季傳南氏

姓也論語草上之風必偃孟子舍之守氣國策韓策無謀

人之言魏勃疑之殆庸人耳列女賢明傳姜與子犯謀醉載之以

傳凡敝還學冠從光南草氣殆拙妄醉等字皆狀其自鳴得意

當作一字讀經史中此類甚多略舉以見例皆狀其自鳴得意

不待改裝即持杖擊鼓而前以見狂態耳惟下文參過而去本

諺參為慘當作三過解則文順矣古來疑讀自此可定若吳淑

以章草之變改慘為操通雅又辨釋文及五經文字慘攬之非

二家僅攷字書俱未及正讀亦未審魏諱者近時聃軒孔氏夏

小正補注於慘泥而就家句直引魏諱改作操字與予說正合

更攷說文心部燥字注愁不安也引小雅白華念子燥燥又慘

字注毒也七感切而陳風月出小雅正月大雅抑篇三慘慘字

茂堂段氏云皆當作燥入韻以正陸氏之謬知釋文已誤正音

而段氏亦未檢魏諱白華燥釋文作慘北堂書鈔作慘五音

月出抑篇慘五經文字皆作慄伽藍記字說伽藍記字說

友人為余言比讀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有雙聲句云是誰第宅

郭冠軍家此婢雙聲猛奴慢罵四語殊不諧叶何也余謂君所

疑者殆宅猛等字耶是有古音與俗音不同者在紫宅古音鐸

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釋文古文庀學濂按書釋文無此文惟

說文山部庀字下云亦古字當此說與相似也又五流有宅三危既宅古並作度同史記

詩鴻雁其究安宅與澤韻皇矣此惟與宅與度廓韻楊雄曰爰

神之庭惟宅緣北朝多宗鄭學尚讀古音者也猛廣韻乃庚

切而吳下俗音讀同迎聲且與銀吟等音混大謬若此彼自當

作彼與婢聲同係俗本刊誤依聲讀之無不諧叶記錢遵王言

趙清常于此記取陳錫元秦西巖顧宣字孫蘭公四本及龍驤

郎刻補正為完書而今本復有譌字使清常有靈想武康山中

尤當白晝鬼哭者也書以贈之

鹽豔說

禮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為豔使歆豔之也說

文篇韻皆不詳而六朝及唐人樂府如薛道衡作昔昔鹽蘧蔭

三孃工阿鵲鹽又有突厥黃帝白鵠神崔疎勒滿座歸國等鹽

大抵與宋南平王鑠所唱三婦豔齊王融梁昭明太子沈約王

之同一音義北人所言音讀楚夏者字體是也洪容齋謂如吟

行引曲之類信矣閒讀劉向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

無鹽即列女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

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而無所容据此形狀無一可歆豔之

處因之為號且以名邑則西京已有此讀鄭注元有所本諸說

家未見引及更考地志鹽字當作去聲漢書注而唐人詩多叶

平韻媚賴吳孃唱是鹽未免音亡失而義亡矣無一不盡

大唐郊祀錄說自身排大禮記

書為眠琴山館舊藏鈔本十卷唐王涇著舊書經籍志無此目

惟新書藝文志及書錄解題有之涇名唐書無傳閒攷禮志載

永貞元年遷高宗祔德宗元和元年祧中宗祔順宗兩事皆涇

主議一稱禮官一稱太常博士此卷首署禮院修撰與新書正

合書為涇自著自辨神位至小祀凡列八目逐條下並附臣涇

案云云乃經上史館者文中所引羣經諸史漢魏諸儒傳注南

北朝暨隋唐諸禮官博議并六典開元禮五經文字等采摭甚

備因革甚詳再取其冬至樂章以校樂志如真祖配天此作尊

祖肅唱和鳴此作肅雍享獻惟賞此作惟寅歸風疾此作歸靈

可訂舊史之謬夕月樂章月以陰德八句九宮貴神全篇樂志

並無尤可補舊史之闕且神位條司民作司人禮玉條白琥作

白獸燎瘞條丙地作景地樂章條豫和作元和皆謹避國諱惜

元鈔本文字譌俗衍脫殊多至第七卷風師文下顛竄不可讀

詳加訂正所可疑者涇為德憲朝人而享太廟文下乃有穆敬

文懿四廟樂詞似為後人附入者殆非涇作未及深攷也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龍漢一劫

真不幸也余雜興書籍詩注曾從諸書采輯約及二百種閒取

文淵閣目核之所藏不及四之一歎為盜竊之餘殘缺已甚擬

作金文目一則以稍存梗槩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今認庵出

其所藏抱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詩注依類補

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住崑崙坡軒等誤凡訂數十字至楊之美之象數禠說趙閑閑之老子集解張鉉之韋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若王百一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楊煥然天興近鑑並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里豈臣主奔亡不暇而暇說懸瓠郡載耶惟金源為宋人偽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視為虎狼之國况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昌踵于後文治彬彬才人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俱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名世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疇氣不可泯沒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為烏有自中州選外為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即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難以抱經學

士及辛楣宮詹學業宏見聞博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羶僅留名集于天壤間學濂按名集疑當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認庵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為補正猶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

金史板刻說

元人徐一夔始豐彙載俞子中墓碣云至正初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遣翰林應奉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子中名和號紫芝即書王蒙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江山亭松雪偽書幾于逼真松雪畫遂留賞焉晚年專臨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年八武林新刊金史始獲一觀殆以宋史卷帙

繁重遼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中國子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東版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得浙刻元本私印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囊手鏡與南本相較其字形行格每頁廿二行每行低行五年十錯卷哀紀刑皆同惟衛紀三年大元字提行而完顏合達傳二百後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書賈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謬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勘官十人彭衡倪中參激岳信楊鑄牟思善卜勝李源揭百官志二五卷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圍牧司提舉牧園所四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本無此四職者乃鈔

胥之弊又禮志六三卷原廟下列傳七十卷宗磐傳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一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輦下曲云院官賜宴桐酒黃羊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姑置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人視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其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至明人復惜謄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任工司刪脫即此四頁亦非難寬之物濂按寬疑竟不咨查采補致北監本每頁廿二行踵成其繆自監當作覓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諒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典要視為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据徐銘玉跋知此史自金亡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始有南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歎也

金石圖商父癸鬲說

古來鐘鼎彝器皆一工而一用鬲則二工同用而制度文字不

同羣經音辨鬲鼎屬爾雅釋器鼎款足謂之鬲其金齊當與鼎

同音列鬲陶也音隔而不言大小不詳所用攷工記攻金之工治氏鳧氏臬氏並

無為鼎文何有于鬲乎惟搏埴之工陶人為鬲實五穀厚半寸

脣寸先鄭一斛三斗無定說後鄭云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

升則似六斗矣其文上與甑屬是為煮器禮喪大記陶人出重

重鬲注瓦器懸于重者疏所受僅二升說苑儀禮士喪禮煮用

有以瓦鬲煮食甚美或以土釧之器進孔子然上無兩耳下無

款足蓋自為陶鬲與爾雅金鬲不同及攷許氏說文鬲鼎屬實

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其云象腹交文較款足義更

明晰而鼎屬下乃云實五穀豈爾雅之金鬲亦與攷工之陶鬲

同量耶混二工為一器非也博古圖慧季鬲高徑皆四寸餘以

此父癸鬲較之約侈其半而兩耳三交足同決為商器無疑竊

索爾雅鬲文下即云甑謂之鬻方言鏡吳越之間謂之鬲及陳

氏禮書以款足為空足不取注疏曲脚疎足之說則其用亦與

釜鬻為近聞見蔡氏古器類編載路氏鼎三足而一稍大用以

煮茶以少火燎大足則水隨沸或推大足折見折處有銅渣作

火燄上騰之狀意此亦金鬲也記者弗深攷混名為鼎耳抱之

陳君家藏三代兩漢金石極富少而嗜焉攷訂精覈出其尤者

繪而梓之裝成巨冊傳示當世可為未名之寶豈獨擅奇三吳

哉比屬半樵致示讀其繡刻之精想見堂中金碧燦爛當更十

倍輒附鄙證為之介他日小暇當扶杖從拙園先生後一畝求
古精舍而縱觀之且取此鬲用所定周尺較其高深圓徑而求
其實中積更乞君一試捫揣與路氏鼎或有當否

辱下問謹答粟米二字詁訓家說則有甲者粟無甲者米文字家言則粟亦米也南豐之粟從詁訓解故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習之之粟從文字言故畝收一石其多少似相合至今之度量衡三法校之于周及秦漢惟度法為樂律所限約侈僅及三之一若量衡二數沿及唐宋二千年以來遞漸增加其侈幾數倍矣猶記少日里中先輩言曾校得周時古鬲鄭注六斗者求諸今量實積止得一斗二升知今量之二當古量之十因用此數取周官廩人人三鬴中也約之六斗四升曰鬴三之計月食一石九斗二升以今二折之實得三斗八升四合以三十計之每日食一升三合弱此文係在官給米之數則與王制所云凡用民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合矣後漢書南蠻文趾傳

計人廩五升注古升小故云與此量亦同喜為攷古之小有當處謹質諸

周上制劍說

太湖漁人于湖中網獲銅劍一許君雲樵得之以今官尺量之臘廣一寸三分莖長三寸身長一尺六寸六分以今法馬平之重二十七兩八錢出以示予予曰此周物也且吾鄉土產攷工記云材之美者吳粵之金錫吳越之劍遷地弗能為良趙眩言吳鑄二劍干將莫邪越鑄五劍魚腸湛盧越絕亦言吳有扁諸之劍且三千馬試攷諸周制攷工又云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莖長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古以六兩即十六銖為一今分六釐謂之上制鄭注莖長五寸身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今又臘廣則約以五二古一寸三分莖長則約以六五

寸今身長則五五而少弱古三寸六寸今分權之今稱劍重則四六而少弱古一斤十一兩八錢今想夫椒戰地折戟沈沙龍不久藏寶氣自見其為扁諸之上制無疑且為摩挲發其采色雖不若芙蓉始華而潤澤如玉光白如茶又知古言金錫即今之銅銀書傳之黃金黃鐵堯典贖刑甫刑百鏹傳毛詩之如金如錫閻百詩札記與此文原可互證攷工不又云乎金有六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為大刃之齊則是劍為二銅一銀復何疑哉此吾鄉二千餘年之土物乃為君藏之得所歸矣君試于中夜望之或當有虹氣千丈透匣而出干霄漢而衝牛斗閒者始信予言之有徵也君其善寶之

漢晉磚文說代溫小滄

二樵王君性嗜金石所藏甚富比又購得磚文多漢晉閒物蓋

鄉人墾土出諸地中殆古時宅墓其文率紀年月日閒拓五十餘本寄示攷諸兩史竊有說焉如文云永康元年八定為漢宣丙辰而晉惠辛亥同又永平定為漢明戊午戊辰而晉惠辛亥同又永康元年定為晉惠庚申而漢桓丁未同又永寧元年定為晉惠辛酉而漢安庚申同此疑年之說也若建武元年閏月定為晉元帝或亦似漢光武第據漢建武三年丁亥閏正月逆至元年乙酉章法不滿當在更始二年甲申歲更據晉太興三年庚辰閏三月逆至元年丁丑章法有餘當在是年六七月文略耳此定閏之說也至太興四年八月丁亥據晉元紀是年七月壬午九月壬寅中閒止隔一十九日係史文刊謫又晉太元九年七月壬午朔十九日庚子據孝武紀是年六月癸丑朔七月壬午無事不書史文正合文中可攷者尚多未暇縷證茲特

取其年閏者參之或亦古人正名之義庶藉手以報命耳

吳天璽磚說六日與平六日與平六日與平

己卯冬日偶至郡過葦村齋中出示舊藏磚文巨冊讀其自題

跋語頗極精覈復出續購拓本有天璽元年太歲在丙申荀氏

造十二字在字荀字皆反文與行中又八月興三字隸楷峻整

有法余紫荀氏望出潁川自後漢迄魏晉世多賢達宦業率在

北方而孫吳又別祖武子非荀卿後南國五十餘年此氏遂無

顯人即志載俞韶之賜厲秀之改公孫之徙並與荀氏無涉是

時主皓荒淫誣妖作瑞陽羨國碑適與所造年同載殘麓漫鈔有

云乃以柔北君灘之歲其宅墓皆不可攷諒不過吉祥萬歲自

仍民俗耳要不可以荒朝例視之葦村以為然否

漢人鑿晉永平磚說古制字集其文字年日

文云惟歲戊辰又云八平兩行共六字其文殘缺二樵攷上為

戊寅下為永平永字雖止存下半散水要無可疑奈漢明晉惠

兩號中訖與戊寅不值嘗諦審拓本擬為在辛二字蓋磚刻行

中都有正反相開者戈文次畫甚平與戊字之作有者不同乃

在字反文耳左旁上二點似不足據度文下多積畫右旁直下

豎筆亦似不足據此文既定核諸漢明永平四年為辛酉晉惠

永平元年為辛亥兩號皆合矣惟晉號首改永熙復改元康稱

永平者才五閱月終當以此年為是漢磚文未必似也二樵見

之或亦有取漢書非前望其計出入古書夫中昔趙廣來

日當六晉永嘉二磚文說帝時魏志東晉初未嘗與魏為

文云歲在丁卯所作九月十日孤子錢噲文云歲在丁卯錢公

曰紫丁卯為晉懷帝永嘉元年紀云永嘉四年二月戊午吳興

錢璿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討璿斬之事詳玘傳磚文作噲
疑史譌孤子二字略似辰名第是年九月戊申朔紀脫朔字十
日當為丁巳非也是時元帝初鎮江東聲威未著吳興錢氏與
義興周氏並為豪家而非清望每憤北人亡官失守者避亂來
居顯位駕馭南士噲起義兵拜官建武始謀似正然所率部曲
不及數百人名稍順于徐馥勢遠遜于陳敏苟以軍期促迫猖
狂謀變遂改軍號燒邸閣劫殺陳豐孫充圖害王敦以舉事一
蹶即仆傳首建康抑太不自量矣噲父錢公名不可攷錢氏有
曰溫者以誤買臨海公主為女婢被誅曰廣曰象者為陳敏將
軍與平敏亂曰鳳字世儀參王敦軍事溫嶠諛為精神滿腹者
與沈充同惡亦預敦禍皆吳興人似為噲族餘不多見此磚為
噲父墳中物是時葬術大行豈亦以妖言妄作不及四年幾致

族滅耶

學廉按此
句疑有譌

三磚雖小物志之可為墓圖之誠又據漢人

碑額多篆文凸字劉禹錫空城歌曰石碣陽鐫額是也磚刻似
類陽鐫者蓋自曹魏禁碑後競尚碣識其文字方整率沿初平
永建等金洗體製槩木范土搏埴而燔之取便易也與丹書刻
石陽鐫不同鈕子葦村少嗜金石篆刻所藏甚富既思舊碑泐
搨翻摹失真似不若陶旌文字神氣完備尚得窺見古人筆意
況郡之西山巖谷深邃多古宅墓至今茅檐竹舍中每拾舊時
瓠臂為塗墜其文多漢晉閒刻于是廣為搜采擇其上密治精
製樸而文古者皮弁之名其樓曰百陶客歲曾手拓五十餘則
成一巨冊見示蓋魏晉兩朝正字畫流變之會故冊中有篆隸
八分并真行各體摩挲翠墨洵屬偉觀且紀年下係以日月日
并人地名等尤可藉正史闕此永嘉磚其一也

古者天子諸侯國中皆有太學國子大小學外此凡鄉遂大夫及黨庠州序家塾無非設教之所大抵即吏為師即治為學耳五經通義三王教漢時郡國縣道所上博士弟子飲射讀法略化之官總名為學導周制若文翁蜀郡任延武威閼非常立魏晉因之固未聞縣有專學也今二樵王君出示古磚拓本文有吳興東遷李潘瑾造八字篆吳興郡為吳主孫皓寶鼎元年分吳丹楊二郡所立東遷縣名見晉地志載為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閼改東安者隋志平陳後廢義興周札曾封東遷縣侯蓋兩晉之世八王五胡敦溫諸逆日尋干戈又朝士九品中正競尚元虛浮華標榜率未遑于學校惟涼州九郡有之見晉載記張軌李暠傳無與中國事即倚郭烏程不聞建設安得分立下邑輒有此舉耶第攷范甯傳為

餘杭令於縣興學校養生徒事在孝武帝寧康初年潘瑾氏名雖不見史傳而東遷與餘杭同屬吳興相去不百里想瑾亦有志之士其令東遷時當必聞風慕倣一仿范氏規制創闢黌舍教養博士弟子員惜無碑載不顯于世幸藉此磚迄未淪沒鑿有明據良不誣也比見宋程俱北山集文紙背有湖州監郡庫務等官朱印簿帳知是解中刻本已詫為吾郡韻事而二樵嗜古乃能于千餘年文獻無徵之後悉力搜采表章建學盛舉尤為郡載生色雖纂錄舊事如鄉先輩鄭芷畦先生僅牋唐石未拓晉磚持此寶也真可傲睨當世豈屑與元平五鳳等文以爭先較古于吳會閒哉二樵果以余言為然即當寘諸雕座襲以錦囊藏諸寶櫝署為精舍中磚品第一且君固精辨金石者更加博證必有心印云

余作前說止取紀半樵碑文拓本及二樵別目率與作此而尾語仍屬二樵取金石文博證者蓋以此文八字七皆隸書惟孝字乃古老子文韻府石隸古禱入書家大抵有之恐閱者或有異讀故也此從張鱸江處寄回正冊見此文後果有書跋讀孝為孝者既錄說文交聲說文子部季放也老省又老部孝善事也呼子承老等語灼見子老部分不可強混學字正文自見教部篆文切玉篇季學同入子部廣韻效部乃云厥義不同形聲相近魏晉俗書溷而不別原其故亦或識季為學字奈晉無縣學其可引證又見俗書教字多作教教字誰知孝字自古單行無從偏旁用者未免疎謬說文教部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此齋輩混季為孝乃不解六又云子不別出者蒙孝之下體為之書者為此橫議不足據

第攷古來金石凡重文必下加一一兩二且或上字小偏豈有行間全無墨點而可分一字作兩字讀者又未免撰造其誰欺耶是不可以不辨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分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為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訾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攷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篡號者二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

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

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號崇吳越又有真聖觀碑

碑錄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覺院開

院記登聖寺摩屋稱龍德元年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良以

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

建元寶大若冷泉亭記載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

年乙酉東陽縣觀音寺銅鐘又水月寺幢載寶元年丙戌招賢

寺幢載二年丁亥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寶

山落星石制書同羅隱記文有或聳秀而層排巨石或苔推知

寶大建元在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寶八年以梁

亡亦不用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後唐

長興三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于故國淪亡強臣篡弒之

會別具忠愛纏絲未忍遽舍之至意雖晉吳祐岐蜀復遵用唐

號而或凶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即順伯亦未究

其心今立堂錢君為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龍

蘭告文見示此大可以禪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太簡

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藉此簡

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所以有新

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詰經精舍亦以命題鄙著歐史

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為天成非也

宣光銅印說

少聞里中先輩言乾隆三十六年北方新屯土中掘得銅印一

為太尉之印其字為蒙古篆八疊文首上有漢文一十七字右

署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又言為順

帝子昭宗所鑄凡十餘年殂歿順帝北遁在戊申七月昭宗嗣位和林當在次年己酉而洪武詔修元史即在戊申十一月緣順帝無實錄亦于次年己酉遣使搜采至北平及平灤諸郡正當蒙古建元設官鑄印之時所使者不過奉行故事且以西北和林為化外之域故不一及既見元色目人丁鶴年自咏詩云獨有遺民自悲憤草間忍死待宣光正與印合又見王逢感秋詩云本是宣光中興日腐儒長夜泣遺編乃知此號蓋取少陵北征詩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二語惟遺編為何書迄不可攷夫闕略莫甚于遼史而其敘西遼大石事年號井井傳次頗詳始知元史之闕佚較甚于遼史矣

南宋趙氏墓碣說

內姪溫忠客傳來南宋趙氏墓碣文為江蘇陸君錄送徵詩者

自述許墅學宮後有古墓稱趙王墳前明義塾碑記僅載為宋定城令今得此碣于墓之土中姓氏世系始詳云云忠客屬予攷之讀其文有序無銘為予勸手自誌書故無書撰人姓氏止附填諱一人于後序稱父用入太學兩舉進士不第以任子補襟班後為制置邛崃所辟出令邊邑無所著見以終文亦直序無誇語首云趙姓自別于玉牒也宋宗室署稱玉牒而不繫姓母王氏家世伊洛是南宋人習氣若唐人則必書太原琅邪矣碣中諸人尚無攷惟用父集英殿修撰名思者見金史交聘表大定十八年三月宋遣試吏部尚書趙思賀萬春節碣云嘗貳天官是也宋史孝宗紀淳熙五年四月罷趙思起居舍人以奉使不知禮仍降二官蓋思以舍人借銜出使降官後復改修撰邛崃宋史有傳制置江淮在開禧初年為韓侂胄用兵所舉李大東見兄大

性傳乃元祐黨人積中之孫直閣官卑故稱主管安撫公事至
嘉定己卯轉實文待制則稱沿江制置矣結銜甚合惟碣文後
娶下失載某氏似非元闕係脫鈔耶秀州慶元元年己升嘉興
府此仍載舊名青龍其屬鎮也彭華鄉宋屬長洲縣見坡集滕
元發墓銘自己巳寓災後宋人襟著數十種都不得見茲其大
略耳續有所見再補之

附錄碣文

先君趙姓也諱用字彌明曾祖朝請大夫管當西京留司御
史臺諱任祖右宣教郎贈通議大夫諱慶孫父中大夫集英
殿修撰贈大中大夫嘗貳天官諱思母淑人王氏家世伊洛
靖康南徙因家于吳先君自幼嗜書六載壁水兩試南宮後
自以先祖遺澤任從事郎調浙漕計置官于秀之青龍將書終

宣攷邛公密制置江淮辟令光之定城以嘉定己巳八月五日

終於邑治年五十有五先君孝友寬仁廉勤恭儉尤長于詞

翰衆以遠大期而天嗇之年痛苦因極勵等不孝于宅孔艱

平始以嘉定乙亥二月十三日葬于長洲縣彭華鄉許墅之南

岡先君始娶王氏以紹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終今合葬焉

後娶三子勳勞勢二女長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

已亡次適甥進士張大壯孫女一人勳等泣血謹書朝請大

士決直龍圖閣知廬州軍事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李大東書

諱公跋云許墅學宮後向有古墓俗稱趙王墳按前明權使方

與諸同學董葺義碑記載宋定城令未詳姓氏嘉慶丙子歲燦

始詳爰求大雅詩歌以成韻事後學陸燦謹述

辛夏碧岑張兄示予金源京兆府重修府學碑記六幘紙高七

又廣五尺首尾完具中為鼠齧者十餘字碑額失去進士李稟
撰文正隆二年立此碑全文青浦王述庵已刊入金石萃編攷
府尹為完顏胡女乃婁室子本傳作活女胡活蓋一聲之轉壯
碑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餘人俱未及詳文有三歲設科經史取
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皇帝臨軒賦業等語案元李世弼登科
記云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選志天德二年始
增殿試之制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內出題始定為三年一
闈史文悉合惟登科記言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元
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而松漠紀聞云會試後又置御試
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國都不復試文止以會試勅殿庭唱第而
已士人以為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遂絕夫忠
宣先于皇統初南歸安知貞元遷燕後事御試制絕乃附會之

說不足據范石湖族帳部曲錄明載貞元二年御題王業艱難
賦趙可獻之中第有詞是也若奉信校尉官志正七品上作承
信殆大定所改耶夫京兆為漢唐故都府學為太學遺址神明
輿區閔規鉅製自與他路府不同文不一及直下秦焚漢濫四
字夫焚則有之濫則費解漢武紀贊曰興太學何武歌太學下
王咸舉幡太學下濫云乎哉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安門之東杜門之西
且行間詞語欠妥如世態淳于前當作世道諸生怡然當作欣
然風聲氣俗當作氣習文王時耶當作作文武方合此種文字若
使党趙為之應不至是噫魏魏聖門堂堂大府遭此腐儒俗筆
汚染靈星此韓昌黎處州碑歐陽永叔吉州記魏了翁瀘州記
之所以卓絕千古矣

宋樂大舊鈔本敬齋古今註說

永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也然其時
舊本已亡搜采殊富故今人多從此伐山而拾潘焉梓而傳之
率世所罕覩者即如金儒李仁卿敬齋古今註一書聚珍版刻
凡八卷先時讀之驚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而名臣
事略不詳卷目比在吳門張訥庵家得見元書係舊鈔足本凡
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為明萬歷庚子武陵書室蔣德盛梓行
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之僅得十之六尚遺
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援上卷馬
約輕上五卷脫後者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中原下三卷齊梁
通鑑文上五卷脫後者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中原下三卷齊梁
淵明下又延下五卷草可下七卷韻下中脫者一則帖卷法前後俱脫
者三則監一卷長發條三卷秘閉脫者三則劾條七卷論條
大不同者一則霸三卷黃其誤皆自大典非聚珍之過因勸訥庵

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于開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
白等詩其行事罕詳為告之曰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
文記序載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詩見雜仁卿
生于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孟德淵外有劉從禹虞
卿孟攀麟駕之任亨已五十有一歲授高陵主簿辟推鈞州金
甫嘉言麗漢茂宏亡北渡講學著書秘演算術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
不衰即其中統召拜後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
在金則為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麻之先幾生則與王滹南
李莊靖同為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開閔並列四賢祠祀
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其後人不察謬改其名呼治
為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
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諸剞劂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

見全璧豈非大惠後學哉

張玉田白雲詞說

張玉田白雲詞高陽臺一闕為過韓相國而念及賈相者作于

祥興戊寅宋祚幾訖矣攷其生在淳祐八年去侂冑已遠與似

道同時詞中但作感歎豪無譏刺意思玉田為故王孫有材具

奇氣自負似道遇之固不能如韓斬王之周李晦叔辛稼軒之

待劉龍洲吳履齋之助劉震孫而江湖游客率有津潤亦所不

免不過如剡源送序云雖少有遇無以窺我居者玉田當此固

不必如太學之恨東風德祐乙亥太學生百字令云真箇恨殺

謂似道亦不必如僧彬之婦遺骨握三朝位三事只應知己是

骨什其子婦葬者第詞語宛轉已覺未免有情適見扣舷憑

軾錄一書忘其氏名引此詞題序下脫去復歎十字是不知感

念似道也鬢貂作鬢絲又不知侂冑首金國也西泠作西林

且不知秋水觀半閒堂之在葛嶺也元所引草草至此又詞中殘

碑云云乃未草碑緣似道密聞元晏主晏駕遣使乘機陰許歲幣

與之約和反奏戰捷諂附者遂立碑以誇大其功林霽山樵唱

云回首未草碑荒烟掩餘作亦是此則渠未曾夢見者集中惟

此闕為可攷故為詳識之亦以見古人遣詞之雅

玉田生平所交游者大率皆故國勝流自高疏寮王碧山周草

窗陳西麓鄧牧心董靜傳吳夢窗仇山邨李貧房錢舜舉張伯

雨彰彰表見外如趙學舟宋宗室名與仁字元父陳行之名恕

宛委會稽人作韓亦顏名鑄孫輩稍可攷見其餘率不詳暇日

樂府補題一卷

偶讀鮑刻靜春堂詩集四卷缺後四卷為吳門袁易通甫著詩

極清麗明潤亦元人之鏘鏘者其姓氏屢見于白雲詞中攷四
卷有為靜春賦木蘭花慢一首蓋通甫不樂仕進築溪堂花園
以自娛尊酒不空座客恆滿而玉田以王孫故態裘馬清狂游
迹所經於鄉郡為尤數所云明窗淨几窈窕芬芳徜徉日夕者
為園中紀游之作又泛江有懷瀟瀟雨一首所云息息呼酒夜
雨舟行乃別後却寄者七卷和入杭韻甘州一首緣靜春晚年
小出寓杭日多故有茂苑西湖等句至八卷中吳感舊聲聲慢
云西州洒淚不忍徘徊殆通甫亡後作耶紫靜春卒于大德十
年僅四十五歲獻黃詩時玉田年已五十有九苦憶顏回相尋
到老其感愴之言亦至矣比又見張詠庵手鈔本亦止前四卷
而後四卷佚目尚存曾屬校字其贈禽行陸生詩云衆人乃欲
中詩云欲張故先翁引老子將欲歎詩餘目中乃有喜玉田至
之語改作歎詳見代張所作跋中

及和閏元夕詞與白雲詞七卷閏元宵風入松一首正合且如
東季博有園池一萼紅詞亦陸義齋喜亭南歌子詞亦燕
香遠亭梅臺屠存博清平樂詞亦杭有見近詩有懷唐月
橫舟亭等作等並見兩集中當時名園雅會賞心樂事都可紀鮑本
心賢希并脫佚目遂半無可攷矣若夏壺隱畫竹石棗集題作錢德鈞
當自為一處耶

又於此又不詳其詳

樊榭厲氏以五行相生推玉田世次功甫鎡後得斗南樞因作
論詞詩以志快第中缺水旁一世尚未審故友楊秋室每與余
談樂府必及循王五世孫事率以無書可檢傳疑者數十年矣
比友入范白舫自蜀中回出其著攬菴山房漫記中引奚漢
秋屋津言一則載張濡子含孺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有

湖上松窗別墅絕句一首

平弱柳舒眉學遠山四山斜鞞綠雲鬢

父功甫楊誠齋賞其詩所謂新拜南湖為上將是也予樞斗南

工長短句李萇房每稱之自注云樊榭未審錄此以證讀之如

獲拱壁不禁狂喜既喜濡為鎡子尤喜濡即樞父玉照松窗寄

閒春水嫡派四傳風流繼起白雲詞中又添一佳話矣白舫何

久秘此說不行續刊而使秋室終不得見耶因復記滿江詞本

仄韻姜白石以其多不協律翻作平韻此詞五卷韞玉傳奇一

首亦用平韻豈即步石帚者耶又詞中如題絕妙好詞西江月

一首觀王碧山花外集洞仙歌一首宿董靜傳高士樓春從天

上來一首樊榭箋中皆失引敢以質諸白舫必有以教我

汲古閣寫本淦水集說

上章渚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潔烏絲

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

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姪復出以見示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知為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釋其諱令定為

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

為汲古寫樣無疑開閣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以

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

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閒道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

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

有不槩于心者惟游華山詩為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

為欽叔百官詔之藍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為

料律如此再攷古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尚有悠然

臺味真庵二目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引省

齊銘遺山弔楊善淵詩續夷堅志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

子于堂而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配云云紫禮志大定中始遷

孟對顏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寫曾子二字之誤又

据次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

寫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紫頭無他書

可證挂漏不免耳曾記往歲存德堂中主人揮金購書估值逾

倍琅函祕冊無足而前武林金閭諸賈與織里貿書家爭先求

售溪上樣舟恒滿每當風日清美花樹盈庭酒炙茶烟佳賓列

坐相與辨舊刻校足本商略古今以上其論說窮日夕不休

所蓄益富聲譽且益高耆德如錢竹汀先生欣然扶杖一再過

之并許作山館藏書記載一時盛事回視前朝顧玉山項墨林

諸大家殊有德色轉瞬未幾而主人逝矣館書座客散如浮雲

今所遺架上者千之一耳春窗點勘燈地昏老淚泫泫不堪

回首惟小疎介時荷衣出拜或未悉知上事余以老友殘年感

深恩舊附述數語庶知尊甫先生襟期浩落學識淹通度越尋

常如此而今豈可得哉書歸其善保諸北陣故山北畫山條

金季士大夫多喜逃虛養名高自位置假借于道學汨没于禪

機趙開閔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潛心砥力本經史通鑑之學為

指歸生平不行太極圖不作葛藤語者惟王淳南為然集中辨

惑三十餘卷其天分高業力優故能貫穿百代以議論為長且

少奉常山舅氏意主字役之教文須平實不失真當史局時每

點竄雷希顏惡硬文字故史記辨摘其失支墮節不遺餘力雖

閒出于索隱史通而能令太史公慙焉避席至宋子京新唐書

僻踞不成文句視馬遷更下誠有污于金蓮寶炬者其指駁不當尤甚哉若君事辨之宋征李煜極推周世宗之德度臣事辨之晉伐孫皓反病羊叔子之失謀大抵南渡後北拒蒙古屈不得伸南綴宋人仰不能俯四郊多壘國勢日孤一時朝議要以和親和議為長策而豈所論于孫吳南唐之已事耶司馬通鑑于曹操多怨詞而辨中前言溫公論操篡漢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後乃言正閔之說吾從司馬公則大惑矣又坡翁以詩入詞為後人詬病詩話不伏此論以南宋詞纖柔俗好日趨委靡而推銅琶鐵撥為古今第一殆北朝好尚如此遺山新樂府亦未免習氣惜皆不及見周草窗絕妙好詞耳厲樊榭氏論詞語最得之淳南詩且不工安知詞哉內姪鈕栢山顧余喜金源事為從繡谷傳寫見贈後加續附一卷合為四十六卷有

吳尺鳧二跋前有王復翁彭應龍王百一三序而冠以提要真是本也前後覆校得謬處一百八字俟他有所見再正之

東坡詩一歎乃說與錢守道

山谷才氣遜東坡每出奇以求勝集中多拗體拗句拗之不已遂有誤讀如少陵江上短述云句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本與字東坡江行句云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與苦同叶而山谷改作興後鍊厓竟以漫興入詩題亦沿其謬君茲所辨歎乃二字因柳河東集注本謫作襖靄字山谷好奇從而實之至胡荅溪引元結歌亦作襖靄洪駒父且反作靄襖皆非也紫歎字哀上聲南楚凡言然者曰歎唐劉蛻有湖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句云閒歌曖迺深峽裏元宋无子虛有靄迺集靄曖歎及迺等字特文異耳其音同無可疑竊更意南人之唱歎乃猶吳人之

唱懊惱懊儂歌北人之唱訖那曲欵懊訖母及乃惱儂那泥等

音韻雖異而母自同若懊靄則奚涉耶至近時濫刻并改欵為

款說文欵从欠矣聲宋張東澤詞此由不識字之明人致誤又

山谷之罪人矣斯言者非也

顧氏元詩三選及癸集按采元詩備矣攷訂人物亦極博惟癸

丁卷劉郁傳云字里未詳官監察御史原注按元史世祖本紀

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祇適等乘傳赴闕劉靜修集劉郁字仲文

命酌賦詩而終元遺山集源劉後仕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餘

文季三者俱未嘗云官御史也俟更攷之竊攷官御史者乃

京叔之弟郁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從益次子文季亦名士

中統元年肇建中書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

史號歸愚卒年五十六妻趙氏前吏部尚書璜之女子景岳又

碑陰先友記劉郁以篆隸真行名家終監察御史及遺山集通

奉趙公碑女一人適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陵川集渾源劉

先生哀詞引庚戌先生訃至其弟文季以易簣時所付處言見

示云云皆是金史劉從益傳末不附郁名元史世紀中統之召

當即辟為都事事若將仕之劉郁別見靜修遺詩劉仲文輓章

序仲文名郁析州蒲陰人少從事毫府參軍謝病歸杜門不出

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為號後仕京師為將

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元今為奉禮郎秀野之誤由

失檢世德碑并未見歸潛後四卷耳故為詳載之第顧氏傳則

不詳而所采鵲山詩自係文季作其下句云倚天翠壁三千仞

只欠摩崖字幾行蓋文季以書法名家故下此滿意語

五帝六鍾紹京書五帝六甲經說

五帝六甲經本漢武內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云求道益命皆

字之為鍾紹京書蓋魏太傅繇十世孫也少事親孝既官鳳閣

舍人從明皇削平內難為中書侍郎尤工書此經亦黃庭之類

故專師右軍法名籍甚當時稱為小鍾宋淳化廣收碑帖以經

生書不入內府蓋王著固非識者且或以其為相時稱義勇于

楊思勳之父傳諸石刻故抑置之卷前有倪雲林題近已佚去

明時藏馬瑞南家又藏李伯時白描三清圖見後歸徐茂和又

為徽商售去沈景倩曾有許高陽女賣嫁蠻兒之惜誰知道落

董思翁手惟思翁晚年久在歙中汪氏其遇合如此書畫舫云

經指紙真迹與準乾隆時海寧陳氏取此經入石在渤海藏真

帖中其稱渤海者陳後附思翁跋語流傳遂廣錢唐門翻搨遠

遜之靈飛之名或係思翁改題數年前曾借歙友吳君子碑肆

見藏真初搨本精采飛動可愛索價殊昂不可得吳君云某必

購得之惟先生先為某識之今札來果得收諸架上矣因綴所

見聞者郵致之

四十二章經說

葉水心云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篤未測漢事采摘大

意頗用華言復命非浮屠本書余謂經中華言乃出譯者之手

西域元文未識何似蓋先時劉向所見天祿佛書內藏不出無

從讎校故譯者或以意造之耳然嘗見釋迦本行經在兜率陀

天說法云我今何處成道觀見生南閻浮提大有利益又云誰

中為我父母觀見白淨飯王摩耶夫人可為父母又命波斯匿

王同生作我檀越阿難等同生為我弟子又命舍利弗外道中

生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父母思難報經云設使右肩負父左

肩負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未足報恩西書俚淺率皆如是或
樺皮貝葉之本也於此經何議哉余家藏有三本汲古刻沙門
守遂注者北宋本也六和塔紹興諸公書石者南宋本也永樂
初沈度帖明梵本也其間文字章句多不同更取唐沙門元應
一切經音義攷之中有奉筮二字三本俱無此文又有輸敬二
字當為天神輸敬下注而塔碑作踰敬沈帖毛刻作愈敬並屬
輸字之譌惜乎唐本不得見傳刻既久則又誤脫不全矣承示
山舟翁所書經帖因拈說以間惟上人為我證明

小蓬萊石碁局說

乙丑之秋過石谿紀君齋中君云某去歲自他所得石碁局一
剖垢磨光喜為遠祖泉石公物嗣于架上又檢得從祖餘素公
詩記與此石合因綴小記以述兩世蓄石之由且置高几殿而

陳諸座間遂并出以示屬余記之余觀石色黝紫理堅滑敏之
其聲琅然清越以長石體平方帶縱面綫縱橫刻皆二十得小
方三六一有明嘉靖癸亥紀泉石改制十字又雲谿隱口氏小
蓬萊碁局十字背有宋紹定辛卯六月既望刻石十一字其修
廣闊刻制度並詳自記中惟君上世富二秀公于元大德間始
自向容來居潯上在無錫華氏後高郵張氏前久為吾里望族
厥後子姓益顯且繁其嘉靖癸亥改制此局構齋以藏者為泉
石翁君九世叔祖也越百餘年康熙辛未重得此局作詩以記
者為餘素翁君曾伯祖也又百餘年君復于今嘉慶甲子三得
此局殆古人所謂緣熟者摩挲拂拭顧而樂之有時清簟疎簾
與客對手子聲錚錚覺松風嗒然迴絕塵世司空表聖花院石
幢二語可為移贈若小蓬萊之名見陶穀清異錄為違命侯園

池又見楊誠齋江湖集為伊族彥通所居吳文英有賦楊公小
蓬萊尉遲栝詞又見武林梵志周艸窗過南屏有詩皆非也又
鍊屋記云雲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宮曰元妙聞人師居一
軒具在而以小蓬萊自命又有寄小蓬萊主者聞梅礪詩見于
東維子集又雙林鎮南約十里地名盛林山有土阜高三丈許
為盛溪其公墓不知何人也墓東高處有閣三間題曰小蓬萊
皆近是特是紹定片石雲溪裁為墓局刻氏制名似無可疑無
如隱下一字磨泐不可攷且鐵屋記文其君墓舍與君先世皆
不甚關涉究不知雲溪為何人小蓬萊為何地則梅礪軒與盛
林山又未敢執議然此局之轉徙淪落完璧無瑕每踰兩甲子
終出而為君家三世寶藏試思坡翁之雪浪米老之研山尤海
內所震耀暴著者果能傳世如是否豈不大奇且貴乎哉君嘗

屈指言南宋辛卯至今垂五百餘載更閱十數年得庚寅六月
之望算周六百當為大設湯餅筵徧致名士如白陽胥臺輩并
效衡山賞菊故事訂文角局把酒徵歌為此石壽以無忘兩祖
之手澤計余是時雖癯老庶幸覩此豪舉或能為君家三世作
頌云惟是大地名攷學濂按均無可肥證他日當有博雅君子
出必能辨泐石而詳書之敢不推枰袖手以俟劉汝健撰華口

卷無幽董本西廂記說薄宮臨千真華華真樂和不言不采
舊見傳是樓書自有古本西廂記為董解元作既閱較耕錄知
其為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言解元為金章宗學士有此本明萬
萬前與關漢卿本並稱而周憲王羣英禰劇載關氏六十本中
無此目惟王實甫二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劇自關玉名
立董氏遂掩緣此曲是搗彈家詞以金人本音歌之最合元人

音韻漸變故多改古本別創新詞不知實甫五本即董曲否至
明時南詞盛出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出入煩冗尤所不解故有
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廂之語不知何人并改為南詞以便演
劇關氏既寢王氏亦僅存而解元一書竟如曠劫前物幾乎灰
燼無聞矣今讀此本為海陽黃嘉惠刻定為董西廂分上下二
卷無齣名關目行閒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
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
授者不同黃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蹠神采
駿逸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又云竹索浮橋檀口香腮為關
氏襲句据文中尚有顛不刺的鶻淋淫老等語亦似采當日方
言也又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以為薰藉共器識者傷之
豈即所傳王氏之五本耶其為北曲南詞與文人讀本之廿一

折院家唱本之彩雲開皆不可知而此書之為傳是古本無可
疑者

對梅堂藏書
謝時新詞賦出北地之
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
劇關氏既從王氏亦僅
卷無灼名關自衍胡全
藏書校書曲多由宋注
校書不關宋注
謝時新詞賦出北地之
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
劇關氏既從王氏亦僅
卷無灼名關自衍胡全
藏書校書曲多由宋注
校書不關宋注

缺卷

謝時新詞賦出北地之
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
劇關氏既從王氏亦僅
卷無灼名關自衍胡全
藏書校書曲多由宋注
校書不關宋注





